

毛
球
——
著

光辉岁月， 不说再见

香港乐坛30年，谁惊艳了你的时光，谁温柔了你的岁月？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每一首路过心上的粤语歌 都是一封时光藏下的情书

不说再见，
光辉岁月，

香港音乐时光书

毛

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辉岁月, 不说再见: 香港音乐时光书 / 毛球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10
ISBN 978-7-5502-6450-2

I. ①光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8767号

光辉岁月, 不说再见: 香港音乐时光书

作者: 毛球
责任编辑: 王巍 张萌
产品经理: 藤堂非
特约编辑: 梅子 馆 馆
装帧设计: 申晓声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: 235千字 880mm×1270mm 1/32 印张: 10.5
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6450-2
定价: 36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68210805

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



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

——陈奕迅《人来人往》

序

和理想，不说再见

香港，永远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。我只去过那儿一次，比罗大佑从台湾出走香港、赢回创作空间晚了二十年。

在我所有的旅行记忆里，香港是独特的。从来没有哪个城市，在去之前我就已经熟悉了它的历史表情和人文场景。从《狮子山下》到《铁塔凌云》，听过那么多经典的歌曲，我只想亲眼确认香港究竟是个孩子，还是个成人。这里有树一样的高楼，也有楼距间隙中的真实生活。这里安置了无数的商业中心、茶餐厅，和将近七百万的人口。一个能生产出如此海量影视剧、流行音乐、武侠小说和光鲜明星，并且能影响整整两代人的华人城市，或许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只有老上海而已。

殖民地的前世和五十年不变的今生，构成了香港在大时代中的独特呼吸。黄霑用时间界限划定香港流行音乐的两个时代：一个是从1974年到1983年的“我系我”时代，一个是从1984年到1997年的“滔滔两岸潮”时代。两个时代的交叉口，基本上是港乐和港剧进入内地最

活跃的时期。香港，活生生地站在乍现曙光的内地面前，像一个生机勃勃的孩子，咬着口香糖，微笑着，光芒万丈。

“我系我”时代的香港是个孩子，改革开放后的内地也是个孩子。两个孩子的交往，像是一个带着另一个见世面。从电影《生死搏斗》里的摩天大楼和男主角的喇叭裤，从电视剧《霍元甲》的武侠风到谭咏麟的引进版磁带《爱在深秋》，香港文化给内地观众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次自觉的文化洗脑。两个孩子带着各自的理想主义，在合适的关口相互交汇，掀起浪奔浪流。

彼时的香港，流水线女工和写字楼白领共同组成了这座城市的新面孔，磁带里的谭咏麟正在取代黑胶中的许冠杰，张国荣唱着《人生的鼓手》，陈百强的音乐像是加入了新口感的传统凉茶，而梅艳芳，还站在“百变女王”的前夜。等到达明一派唱出《迷惘夜车》，太极乐队写下《留住我吧》，夏韶声有了《说不出的未来》，《狮子山下》渐凋零，香港音乐的黄金时代也逐渐逝去。彼时的内地，我们有了崔健，他喊出《一无所有》，成为一代人的心声。再后来，走进“四大天王”时期的香港，已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商人，顾嘉辉、黄霑成为过往，旧式的江湖气度在全球化浪潮面前，坚韧地恪守着最后的挽歌。

从来没有个国家的流行音乐启蒙是依靠打口带和走私带，我们恰巧成为这个唯一。不得不说，香港流行音乐在我们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那些熟悉的旋律，见证了青春期里的悲喜交加；那些熟悉的歌词，倒映着成长中的时时刻刻。

深夜里读完毛球的初稿，像坐上一趟每个人自己的港乐绿皮火车，窗外滑过一帧帧关于港乐的前世今生。搭上这列火车，有乡愁驻足，有缅怀呈现，有感怀出没，有美好流连。



当我坐在咖啡馆写下这篇序言时，发生了一起内地游客在香港购物引发冲突、被毆致死的恶性事件，我伤感地发了一条朋友圈状态：香港，曾经是纯真的孩子，今天俨然是盲目的成年。香港，你如今傲慢的眼神让我不适，你曾经执着的理想却又令我心生敬佩。于你，我心怀复杂，常常不知内心的时针落在哪个位置。

谭咏麟是我第一个全面认识的香港歌手，张国荣是我最尊敬的香港艺人。香港的过去像谭咏麟，是个捕风的汉子；香港的今天像张国荣，荣耀渐渐流逝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想放下你，想和你一起，和理想不说再见。

著名DJ、音乐评论人 李青

2015年10月20日

目 录



Chapter 1 风起

1983 港乐一夜春风来	003
1984 情爱听来太赤裸	017
1985 雅皮隐者林子祥	031
1986 不可或缺许冠杰	049
1987 乐队井喷浮世绘	066

Chapter 2 浪潮

1988 温拿乐队探路者	087
1989 千夕之争梅艳芳	103
1990 谭张争霸无赢家	120
1991 “四大天王”平秋色	139
1992 “天后”之后无“天后”	155

Chapter 3 降温

1993 纯真末路陈百强	175
1994 “天王”杀手“过江龙”	195
1995 孤注一掷救原创	211
1996 巨星落幕不胜寒	2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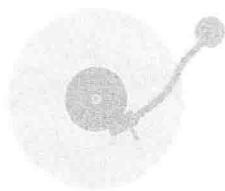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4 冷寂

1997 回光返照尽余晖	247
1998 唱片产业大滑坡	260
1999 “宝丽金” 沦陷背影	276

Chapter 5 前路

回归音乐：小众文化渐复苏	292
离港北上：全能艺人的尴尬	303
格局博弈：明争暗斗颁奖礼	310
后记：既然岁月留不住	321

Chapter 1



风
起

1983~1987

像是一阵风

像是一场梦

蠢蠢欲动的时代里

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声音

情歌、摇滚、翻唱、原创

年轻的音乐人们

各自寻找着自己的路



1983

港乐一夜春风来

1967年11月19日，一家免费收看的电视台在香港开播。

当时，香港已经有一家电视台，叫作“丽的映声”，它就是今天“亚视”的前身。那时候的“丽的”是有线电视，最初每户每月收“电视费”25港元。这点钱在今天勉强够吃一顿中饭，但看看统计数据我们就会知道，有线电视在当时的香港算得上是奢侈消费：1971年，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¹为708港元。

免费电视台的好处就是架起天线就能收看，不用交钱，因此香港人都称这家电视台为“无线”，它就是今天的TVB，正规的称呼应该叫作“电视广播有限公司”。

TVB的创始人有三个，一位不为人知，一位广为人知，还有一位是2014年离去的传奇。

不为人知的那位是祁德尊爵士。他是个英国人，因为服役到了香

¹ 收入中位数，是指用统计学上中位数的概念来衡量某地区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，相比较于人均收入，收入中位数更贴近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。

港，“无线”开张时他还是“和记洋行”的老板。1975年“和记”由汇丰银行接管，1979年转售给了李嘉诚。

广为人知的那位是利孝和。他的父亲利希慎是早年间港澳有名的“公烟（鸦片）大王”。后来香港政府宣布禁烟，利希慎打算投资建厂的铜锣湾的地皮只能转向经营，因此，留给儿子利孝和的是地产生意。利孝和是“无线”创办初期的董事会主席，“无线”搞台庆等大型活动时经常请出来做嘉宾的“利太”，就是他的夫人。

1980年，利孝和因心脏病去世，“无线”的主席换成了第三位创始人，他就是那位2014年离去的传奇人物，人称“六叔”的邵逸夫。

邵逸夫以前是玩电影的，所谓“邵氏出品，必属佳片”说的就是他的邵氏影业王国。不过，这时的六叔已经把主攻方向转向电视业。对这个转型，当时很多人说六叔不务正业，但现在看起来，他是一位相当精明的商人。

当时全港总共只有90家影院，如果纯粹依赖本地市场，一部电影能收回成本就算不错了。以当时的条件，投资电影盈利的方法一是发行海外，二是在本地搞垄断，说白了就是控制院线。不过，院线这东西有钱就能玩。1985年，杨紫琼的前夫——富豪潘迪生的德宝公司接手了邵氏影业的在港院线，立即与嘉禾、新艺城并肩成为香港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电影公司，可最后怎么样？1992年就歇业了。可以说，邵逸夫在邵氏院线还值钱的时候找到了有钱的接手人——顺便说句八卦，杨紫琼和潘迪生结婚的时候，邵逸夫是主持人；而他们离婚的时候是1991年年底，所以历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，德宝公司简直就是潘迪生为了追求杨紫琼建的。

在众多关于邵逸夫的传记作品中，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他一生的两



个关键词：眼光和精明。

邵逸夫的眼光在于他经常能提前10年看到未来的市场。别人投资电影的时候，他买地、建片场；别人建片场的时候，他在培养导演和演员；别人卖电影的时候他在全球各地建院线，他的电影王国还没走到巅峰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进军电视业了。

若说邵逸夫的精明，就在于他太懂传媒和香港本地市场了。

香港的娱乐产业，观众喜欢什么，投资人就玩什么。当年邵氏影业的两大王牌导演李翰祥和张彻，一个拍风月，女主角个个都是肉弹女星；一个搞武侠，主演的衣服动不动就被对手抓破，对手太菜就只好自己主动撕开。总之，导演要想方设法让主演露出各种肌肉，说白了都是对准观众的口味。

精明的邵逸夫自然明白香港本地的电视观众想看什么。1978年郑少秋与赵雅芝版的《倚天屠龙记》改拍了结尾，为什么？这是“应观众要求”。到了1979年的《网中人》，玩法更高级了，让观众投票，“顺应民意”地让欧阳佩珊被利斧劈死，成全周润发和郑裕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，甚至让观众们欣赏到了香港电视剧史上惊世骇俗的一个镜头：周润发和郑裕玲长达35秒的热吻。

到了1980年，“无线”与“丽的”有过一次电视大战。当时，“丽的”的几部电视剧收视率奇高，为了和“丽的”抢观众，“无线”的做法简直就是不按常理出牌：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《轮流转》腰斩，并立即启动新节目。“腰斩事件”开了香港电视史的先例，也使《轮流转》成为唯一一部没有结局的剧集。但这部电视剧成全了几个人，演员阵容就不必多说了，值得一提的是5个编导里，有一个叫杜

琪峰；13个助理编导中，有一个叫王家卫，还有一个是鞠觉亮¹。

争观众、抢市场是个砸钱的行为，以邵逸夫的精明，分蛋糕不如做蛋糕。在1971年，他这边当着“无线”的股东，那边又用自己手中的邵氏影业和“无线”合作，创办了艺员培训班；1973年，“无线”又开始举办“香港小姐”竞选活动。两项投资下来，“无线”不仅把娱乐圈做大了，还培养了一大批日后香港影视圈的“天王”“天后”。

邵逸夫在“无线”的操作手法，实际上和他玩电影的时候差不多：抓住观众口味就抓住了客户，“造星”就有了票房保障，两下结合，造出来一个巨大的娱乐市场，也造就了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。

香港资深音乐人黄霑有篇博士论文叫《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：香港流行音乐研究（1949~1997）》。在论文中，他将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，1984~1997年被他称为“滔滔两岸潮”时代，而之前的10年（1974~1983年）则为“我系我”时代。“我系我”是黄霑的名作《问我》中的一句歌词。这首歌当年很红，和它有关的事物几乎都可以载入香港文化史。比如，它出现在1976年的香港电影《跳灰》中，这部电影被视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先驱，还有人说是香港电影史上首部真正的警匪片。但《问我》再红，也只能屈居《跳灰》电影的插曲位置，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香港文化史上的经典——《大丈夫》。

《问我》的演唱者陈丽斯也是一位传奇人物。现在所谓一夜走红的歌手，若是细究起来大多有蛰伏多年的龙套生涯。说起来是科班出身，可当时刚初中毕业的陈丽斯是在酒吧玩票的时候，被《跳灰》

1 鞠觉亮就是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的导演，共执导过6部金庸作品。



的投资人萧芳芳选中的。大部分人误以为她是1979年从“丽的”的艺人训练班出道的，忘记了她在进入娱乐圈之前三年的这段经历。有一首《问我》垫底，她也没必要把精力放在当歌星上，刚二十出头就退出娱乐圈了。可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唱了几年，竟然又唱出一首名作——1976年，前一年获得“香港小姐”冠军的张玛莉主演了一部电视剧，并唱了它的主题歌，叫《当你见到天上星星》；转年，陈丽斯翻唱的时候改了歌名，1981年又被叶德嫻翻唱——这首《明星》，后来成为悼念张国荣活动播放歌曲的不二之选。

《问我》的歌词现在经常被媒体用来缅怀黄霑，因为它与黄霑个性中的豪气、洒脱相合，是其一生风骨的写照。但黄霑用“我系我”来定义1974~1983年的香港粤语流行乐坛，并不是说其时的香港乐坛有多自信、多豪迈。相反，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这10年才刚刚起步，更准确地说，它在这个阶段才有了“我系我”的独立性。

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香港乐坛根本没有粤语流行歌的位置。

这与香港地区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，香港是典型的商港，社会阶层泾渭分明，上层大部分是外国人，还有少量的华人富商，下层则是本地的佣工、劳工。且不说社会地位、教育背景，就说这两类人各自的文化、生活中所用的语言都是没法调和的。上层听的是欧美音乐，个把贵族兴许还欣赏一下歌剧；而下层人的音乐娱乐形式是现在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“粤剧”。

2001年，第二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“终身成就奖”颁给了白雪仙，虽说这种奖项的得主都是功成名就、家喻户晓的老前辈，但很多资深影迷、乐迷还是摸不着头脑。在骨灰级粉丝的提示下才弄明白，她就是张国荣十分喜欢的“任白”组合中的白雪仙，她和任剑辉珠联



璧合，是风云一时的粤剧名伶。如果不是张国荣在1999年纪念任剑辉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上开腔唱过几句《帝女花》，大部分人也许这辈子都很难听到这种地方戏曲。

那个年代很多歌手都学过粤剧，唱《上海滩》的叶丽仪就是学粤剧出身，罗文后来更是唱过粤剧。张国荣的歌迷能听出他早期的唱腔有些“板”，不如后期那么随性洒脱，还以为是录音条件或者唱片监制的问题，其实，如果联想到罗文、叶丽仪那种字正腔圆的唱法，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他们都是受到粤剧粤曲唱法影响的——黄霑说，粤剧粤曲的唱法，是要把曲词每个字的首韵、腹韵和尾韵全部清楚地唱出，它和日后出现的非常注重咬字的“广告歌”，一起影响了粤语流行曲的唱法。

粤剧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式微，这与香港人口激增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。

抗日战争之前，香港人口只有22万左右，但在抗战打响后，大量避难民众涌入香港，1941年的人口数字暴增至160万，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快速下降为60万；1950年，人口数字又飞速上升为220万。显然，以上的人口数字像蹦极一样蹿上蹿下，是和内地的局势有关。10年后的1960年，香港人口达到301万，有统计说，这其中100万的偷渡人口。1970年，香港人口接近400万，到了1979年，香港人口达到510万。

大量的外来人口中，除了偷渡的就是避难的，他们可能来自五湖四海，对本地的粤剧粤曲没有兴趣。在1950年前后，大上海的娱乐产业逐步搬迁到香港，姚敏、陈蝶衣等音乐创作人到香港定居，同时而来的还有白光、姚莉等歌星。这批歌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，她就是“上海滩五大歌后”之一的“电台女王”张露，也就是杜德伟的母